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書

在生活中——更複雜更鮮明

第五輯之八

新文藝出版社

在 生 活 中 — 更 複 雜 更 鮮 明

莫羅淑夫等著 楊 容等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 上 海

文藝理論學習小叢

在生活中—更複雜更鮮明

原著者 莫羅淑夫等

翻譯者 楊 容等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總經售

新華印刷廠上海廠製版

大東印刷廠印刷

精益裝訂所裝釘

★

書號(631) [I I 115] 本書 18000字

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7100 冊

定價 1,300 元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目次

對照現實（屠明譯）		史萊泊涅夫（二）
在生活中——更複雜更鮮明（楊容譯）		莫羅淑夫（二八）

對照現實

史萊泊涅夫

我先從電影脚本中摘引幾行來作爲這篇文章的引言：

『麗達和瓦西里正在盛開的向日葵中間行走。年青的礦工輕聲地問道：

「麗達，你說啊……你愛我嗎？……」

「我愛你……」

「是嗎？」瓦西里高興得喊叫起來，「嗯，我們今天就去登記！」

「我害怕！」姑娘真摯而率直地回答。

瓦西里激動地接下去道：

「我不僅是我們礦上頂好的創裝工，我還能成爲整個頓巴斯最優秀的創裝工

人！只要你對我說：你是愛我的！」

於是麗達感到幸福地重複說道：

「我愛你」……」

這是『頓巴斯礦工』電影脚本中開首的一些情節之一。只因爲在這一細節中，跟一顆水滴一樣，反映出我們電影劇本中一些共通的缺點，所以我要把它提出來談談。

電影劇作者們描述了他們雙方吐露愛情的經過：青年男女第一次相互傾吐着這種偉大的情感，他們打算把他們的命運終生連結在一起，除了麗達的羞怯之外，是什麼也不會阻撓他們去『登記』，什麼也不能妨害他們的結婚的。作者們認爲這一對年青人會幸福相處。而在影片結尾時，在觀衆面前確也展開了一幅礦工婚禮的華麗場面。

可是讓我們來理解一下這對青年人之間的關係吧，因爲在他們的關係中有許多地方顯得頗爲古怪。

且讓我們回憶一下這兩個年青角色吐露愛情的經過。不，還是先讓我們回憶一下自身的經歷吧。在我們的生活中，心情如此激動、意義如此重大的時刻哪裏會像這個脚本中所描述的那樣『一筆帶過』、無關痛癢的？『你說啊……你愛我嗎？』

這一個問題豈能這麼輕率地提出？『我愛你……』這個答覆又怎麼會不加思索、脫口而出的呢？

這幾個問題有的人也許認為問得有些自作多情吧。

『真是的，』他們會這樣反駁我們，『大驚小怪幹嗎！瓦西里和麗達是心直口快的人哪。他們愛情的詩章是用坦率以及他們談出自己的感覺時那種老實的態度所寫出來的。他們也用不着害臊，因為他們早已覺察到他們歡樂欣喜的青春的愛情是共通的，他們早已推測到他們的朋友和親人會幸福地替他們的愛情祝福……』

自然囉，害怕把愛情宣揚出去的麗達的答語是和這一套論調有些出入了。也罷，我們姑且當這些論調是正確的好了。愛情是各式各樣的。不過問題在於：我們根本感覺不到瓦西里和麗達之間有什麼愛情存在。瓦西里所說的話已對劇作者淋漓盡致地證實了這一點：

『我不僅是我們礦上頂好的刨裝工，我還能成為整個頓巴斯最優秀的刨裝工人！只要你對我說：你是愛我的！』

這幾句話之後，我們不得不對於那『幸福地重複道：「我愛你」』的麗達、她

那天真的稚氣感到詫異了。

作者們意圖用以充當愛情的情感實際上是一種極度微弱的情感。瓦西里壓根兒只談到精神上的支持，爲了成爲整個頓巴斯最優秀的礦工，這種支持對他是不少的。於是，所謂愛情在這裏僅僅具有幫助主人公在生產上有所成就的純粹的公務上的功能。主人公談『戀愛』並非因爲他在愛了，而是因爲當他被人愛上之後，他工作起來可以輕鬆些。

麗達和瓦西里間的關係就是沿着這條從事務和生產觀點出發的路線繼續發展下去的。

創裝工的勞作既然將要以聯合採煤機來替代，瓦西里當然得精通這一新的專門技術。他得學習。不過叫他留在頓巴斯學習他很不好受：大夥都知道他是最優秀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之一，叫他當着衆人的面『坐在課桌前』在他看來是一種恥辱。因此他打算離開家鄉，於是在瓦西里和麗達之間又來了一場奇特透頂的談話：

『你愛我還是不愛我？回答呀！』瓦西里說。

『哼，又來哩！……』麗達是理由十足地光火了，顯然，她明白瓦西里又向她

討救兵哩。他決不會無緣無故地問她！

果然，這時瓦西里提出了他的要求：

『如果你愛我，那末收拾一下，一同上路。』

不過這兒發生了這麼一樁不湊巧的事：你知道，麗達自己已經申請進礦山專科學校去。她也要去學習。那末到底該誰幫誰呢？

『這是衝突！』作者們很得意。

自然囉，瓦西里頓時生了氣。

『還有什麼可說的，祝你成功，』他高傲地說。兩個人爭了幾句之後，他下個結論道：『那末，再見了，麗達！如果你愛我——等着我，晤，如果不愛我……』

這兒劇作者是乞靈於省略號的。

不過我們仍舊想知道這六顆圓點裏面到底包含着什麼意義：『不愛我——全蘇聯照樣會很快地談起我來！』或者：『不愛我——我另外去找一個，她能幫助我掌握新技術！』或者：『不愛我——那末，如果我做不成先進礦工，你得負完全責任！』

算了，說來說去還不是一樣？這些話句句都扯到愛情題外去了。愛情偷偷地給一種貧乏的、極端乾枯的情感取而代之，變成了類似新式機器上的一種配件。

有趣得很，劇作者似乎深信他們描寫出來的愛情關係很是迷人。在本片中他們還引出了一對陶非明果夫婦，好像要拿他們的關係來說明瓦西里和麗達的未來生活是何等樣幸福。

陶非明果是聯合採煤機的設計人之一。在他試驗這種機器的過程中遭遇到許多困難。現在陶非明果的妻子——她也是他工作上的同志——來到他所服務的礦井。

『陶非明果悶悶不樂地、疲累地走去，當他走近家時——突然見到了他的妻子。

「薇拉！」他欣喜地叫喊道，並且飛奔上前。他實在等得太久哩！可是他驀地記起等待她時所度過的焦急不安的日子，他不去親熱地擁抱他的妻子，却立刻撲到她跟前責難她道：「哼，你終於來了！嗯，你說，是不是非我一請再請、左等右等不可！……」

「你先該跟我問好的，米嘉！……」

可是陶非明果不理會她的。

「設計局裏一般看法怎樣？」他吼叫着，「幹嗎他們不作聲……」

這一幕夫婦相逢瓦西里和麗達都看在眼里。瓦西里狂喜道：

『這才是真正的愛情！』

得了吧，真正的愛情！照作者們的想法，男女的相互關係中愈是多多提及生產會議，那末，他們互相愛戀的熱度似乎也愈高。

應當說句公道話：作者們的動機是好的。顯而易見，他們都真心誠意地要在他們的作品中描寫出這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卽是：在勞動已成爲人生的意義和歡樂的我們蘇維埃社會中，新的勞動態度業已在家庭內各人的相互關係上以及愛情上刻下了痕跡。的確，在蘇維埃的家庭（或愛侶）中，不關心丈夫（或未婚夫）的工作，不關心他的勞動興趣，不分擔他的憂慮或操勞以及他的成就的妻子（或未婚妻）是難以設想的。先前，茫然不知道自己丈夫在外面，在工廠或是機關中幹些什麼的這種婦女是俯拾卽是的。而現在這類婦女是難得看見了。我們已習慣於這樣的觀念：勞動上的成就能使家庭快樂；反過來說，和睦的家庭能給它的每一成員以勞動中的

幫助。

這些都是確實的。但是我們大家力求的個人幸福與社會勞動間的協調根本不是意味着私人關係（愛情的、家庭的）對勞動的絕對從屬。沒有再比這種禁慾地鄙視人類情感的觀念更爲虛假，更爲荒謬，與我們蘇維埃道德的原則更爲不符的了。把愛情當作勞動過程中的一個『因子』，不但使愛情庸俗化，並且也使勞動庸俗化，從而蘇維埃人的形象也給歪曲了，也給庸俗化了。

我們爲我們道德的純潔性作鬥爭。我們十分珍視偉大的人類情感，使它在我們的天地中能自然地、盡情地、繁茂地開花；給人們帶來巨大的、光輝的幸福！然而作者們請我們觀賞的却不是這麼一回事，銀幕上的人們戀愛時只講究一點：愛情使他們的勞動結果增產百分之幾！在銀幕上，尤其在戲劇中，常常出現這類『愛侶』，他們會匆匆地、氣勢汹汹地分手，而其原因僅在於未婚夫對未婚妻所提出的合理化生產革新建議不予同情。

男女宣告關係決裂時令人難以置信的輕率態度以及他們對待愛情的確乎令人驚訝的蔑視態度，使我們懷疑他們心中是否有這種情感存在。不僅如此，人們的腦

海中還會發生另一個問題——這一種那末暴躁地易於爭吵的人是否有能耐來嚴肅對待勞動本身，而勞動本身彷彿就是引起他們爭吵的根源。觀眾頗懂得愛情與勞動的真正價值。他們或者不相信主人公們的行為，或者要指責他們。究其實，這些相親相愛的人們難道就協商不了這一個本質及答案爲人所共知的問題？難道說除開決裂之外竟無他途可循？

在生活中，人們之所以比在我們有些電影脚本和戲劇中愛得更加強烈、更加美麗、更加錯綜複雜，工作得更加有味、更加熱烈、更加好，並非由於愛情從屬於工作，而是因爲愛情鼓舞着勞動，而激發起來的勞動熱情又充實着愛情。

*

由我國天才的電影導演之一C·格拉西莫夫所導演的影片『鄉村醫生』似乎有着一切成功的預示。主題有趣動人。演員都是優秀的，在人民中擁有聲望的。導演工作是長期的、耐心的、充滿着創造性的探求的。可是影片並不打動觀眾，並不能引起人們的真正興趣。怎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呢？

M·斯米爾諾娃所寫의 脚本的構思是不無興味的。一個年青的醫生泰吉楊

娜·柯沙闊瓦下鄉村醫院去服務。我們每個人都能設想到，在柯沙闊瓦成爲一個真正的良醫之前，在她取得威望、得到信心、經驗和實際的學識之前，她得克服多少艱巨的困難。如果我們把自己的健康乃至生命託付給一個剛出學校大門的缺少經驗的年青醫生，我們每個人豈不都懷着天生的、理所當然的疑慮！在任何一種職業上，實際經驗的取得對於幼嫩的、初成型的性格是一個嚴重的考驗。從這方面看來，醫師的職業特別富有戲劇性，因爲醫師得對人們的健康和生命負責。

可是在脚本中，這種戲劇情調竟大爲削弱，竟沖淡得晦暗無光了！柯沙闊瓦所克服的困難瑣細得太不像話！柯沙闊瓦有個頂頭上司，卽鄉村醫院的主任醫師阿爾先耶夫。而這位醫生的難與共處的性情大概就是柯沙闊瓦所遭到的最大厄運了。不，性情不是壞，而是難與共處——觀衆連同柯沙闊瓦應當很快地確信阿爾先耶夫是一個優秀的、卓越的、富有同情心的、善良的人物，一個醫務工作事業上的詩人和獻身者，一個對自己的醫院，自己的村落，自己的祖國抱着赤誠的人。

在脚本的第九頁上，柯沙闊瓦跟阿爾先耶夫相識了。他是冷淡地會見這個新來的醫生的。『不行，合不來的！』一個上了年紀的護士斷然地宣稱說。第十四頁

上，阿爾先耶夫嚴厲地向柯沙闊瓦發出嘔人的責難：『應當有工作的本領，年青人！』可是在十八頁上，他已經親切地、溫和地、關懷地安慰起這個不會救治病勢嚴重病人的姑娘來。事實上，在這前後九頁篇幅中一切困難都已盡於此了。餘下來的三十頁則都用來描寫柯沙闊瓦從成功走向成功的一連串勝利的事蹟。

在生活中，當我們看見一個有天才的、正直的、力求達到目的的人滿懷信心地、並且一帆風順地沿着既定的道路銳進時，我們爲他高興。這是自然而然的。

不過在藝術上引人注意的是另一件事。說到想了解鄉村醫生職務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那我們根本不要去求教藝術家。這一方面自有大衆科學叢書、報章雜誌上的短文及專論乃至記錄片加以闡述。我們所期待於藝術片的是人物的性格以及他的精神世界的揭露，我們要了解的不是柯沙闊瓦職業上的特點和意義，而是她那豐富的感情的特徵。然而『鄉村醫生』電影脚本中很少講到這一方面。不錯，她顯然是個『可愛』的、『優良』的、同時是『意志堅決』、『有主動精神』、『剛毅』的、『堅忍』的人。不過所有這些判斷都是有條件的，我們只能姑妄聽之，因爲電影脚本並未把她任何一種性格在行動中、在鬥爭中、在真正困難的克服過程中表現

出來。

女主角在脚本和電影中出場時已經是件『成品』了。在她身上早已具有這些品德，同時也沒有任何重大的困難需要她去克服。彷彿劇作者對觀眾說『好好做人——你自然會有好處。』

自然，這話大體上是對的。可是『好好做人』到底是有條路的！能激動觀眾的恰巧就是這些問題：柯沙闊瓦的這些品德打哪兒來的？她是怎樣鬥爭過來的？她的性格在鬥爭中怎樣形成？她的能力如何提高？電影脚本對於這些問題都緘口不言。

結果呢，恐怕是很使作者驚訝的吧，觀眾對柯沙闊瓦根本沒有好感。好感畢竟是隨着對於一個人的關懷而起的。可是我們對於她連關懷也談不上。我們本想與她共同體驗生活，然而並沒有什麼生活可供我們體驗……

在這種情況之下，縱令女演員施盡自己的才華，運用畢生的經驗，她仍是無甚作為的。充其量不過把無足輕重的感受加以擴大，充其量不過用自身的感染力去烤熱冷冰冰的說白……

如果主人公像要把戲那樣輕易地獲得勝利，如果在他處於艱巨的鬥爭中時毋需發生內心的鬥爭，那末，劇作者和導演在他前後左右不管展開什麼樣的大戰，我們仍是無動於中的。我們且以M·羅姆導演的一片中海軍上將烏沙柯夫的形象為例，我覺得它就會給人們這種淡漠的印象。烏沙柯夫他那緊張不懈的活動在影片的上下兩集中表現得過分炫耀。儘管烏沙柯夫凝視了海洋的遠方，儘管他下過斷續的、堅決的號令，儘管他向女皇、波焦金、納爾遜和土耳其蘇丹投擲過儼然的、高傲的目光，但這些都不能打動我們，因為就主人公看來一切都是輕而易舉的。

得到的結果是難以置信的。在銀幕上，好像戰鬥激烈到了極點：大砲轟擊，水兵陣亡，整個艦隊炎炎燃燒！然而從這裏面我們並不感覺得有什麼鬥爭，因為在藝術作品中——首先是電影——應當相互廝殺的不是戰船、艦隊和軍隊，而是他們的性格、意志和活動力給引入鬥爭中去的具體的、活生生的人們。這一點我覺得是不該遺忘的。

在電影『星』一片中——此片脚本係П·富爾曼斯基據З·卡扎凱維奇的中篇小說的主題寫成——有許多精彩的地方，裏面有許多動人的情節。觀眾机阻不